

目 录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五日记	市政协文史办公室整理 (1)
辛亥十老忆“辛亥”	
喻育之 刘心田 戴炳山 万业才 赵师梅	(12)
袁学彬 邱楚材 龚松珊 傅希奕 范志鹏	
辛亥革命武汉战争实录	李白贞 遗稿 (41)
陆军三中在武昌首义前后	刘端裳 遗稿 (69)
吴禄贞与辛亥革命	吴忠亚 (75)
附：记叔祖父绶卿先生的童少年时代	吴厚智 (104)
袁世凯行刺吴禄贞的经过	周琪 遗稿 (108)
武昌首义后的黎元洪	傅光培 (111)
我所知道的孙武	杨铎 遗稿 (118)
我的父亲彭楚藩烈士	彭小藩 (125)
记杨洪胜烈士二、三事	黄长庚 张伯方 (132)
忆我们的父亲——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吴祖芬 吴祖芳 吴祖荫	(136)
缅怀先岳刘英烈士	谢加航 (139)
胡兰亭与日知会	胡愈生 胡恰生 (142)

先父符玉章之死	符 哥	(146)
记辛亥首义前后的黄季刚先生	復 滷	(150)
辛亥首义武汉拾遗 汪正木 整理 (157)		
辛亥革命武汉大事纪略 市文物管理处、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169)		

小资料:

彭刘杨三烈士	(124)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11)
工程八营、楚望台、起义门	(107)
红楼	(141)
三烈士亭	(122)
辛亥首义烈士陵园	(68)



汉剧公会的三届会长——傅心一、余洪元、吴天保

.....	答想之	(185)
武汉第一个劳动人民的足球队	王惊翔	(203)

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五日记

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整理

第一天乘轮抵汉 第二天黎元洪引见军政人员 演讲《共和与自由之真谛》 游览黄鹤楼 第三天凭吊战场，视察汉阳 到汉口出席各界欢迎会 鼓吹组织统一政党 第四天同盟会欢迎总理 谋求建设，重视民生 力主建都武昌 关切外交、兵工、商场、女学四件大事 第五天东赴上海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先生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从上海首途前来武汉。

消息传来，黎元洪作了十分隆重的欢迎和款待的安排。武汉商会、民社、商团、自由党、社会党、义成社、实业团、赤十字会、武汉报界联合会等十五个团体，联合组织了欢迎团。商户、居民也都准备悬灯结彩，视为太平盛事。

第一 天

四月九日，新雨初晴，碧空如洗，春风和煦，江面镜开。黄鹤楼前，仕女纷纷，冠盖云集。大家都引颈东望，又喜悦，又焦急！不久，长江天际，“联鲸”、“湖鹗”两轮鼓浪而来。先泊汉口，黎元洪已先派第二镇统制王国华、第四镇统制蔡汉卿前往迎候。孙中山先生即坐“联鲸”轮过江到达武昌。与中山先生同来的有夫人、公子孙科、秘书、孙婉，还有随员宋子文、胡汉民、

汪兆铭、景耀月、程明超等。中山先生一行登岸后，换马车由汉阳门入城经长街直达都督府。这时，武昌旗翻五色，万人空巷，长街两旁，夹道鲜花，欢呼之声，如浪如潮，争睹这位蜚声国内外的革命伟人。

黎元洪早在都督府大门前立候欢迎，中山先生下车后，与黎元洪亲切握手，互致慰问。略事休息、进餐，即赴已经布置好了的前盐署行辕。

第二 天

十日晨十时，黎元洪亲自前往中山先生行辕回拜，并请中山先生一同坐马车至都督府。都督府所属各司、镇、军事学校、水师统领等文武官员百三十余人，分立二堂两侧迎候。

中山先生向大家致意，略谓：民国成立，咸感幸福，推本溯源，都是在座的同志们首先光复武汉的功劳，我个人，躬逢其盛，也觉得十分荣幸。现在革命初成，战争终了，开始建设，希望大家勉力从公，做出成绩，恢复主权，奠定邦本，国家就会好起来的。

接着，发表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长篇演说。演说中，首先提到革命的目的与国家机关，“此次革命为国民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次则剖析社会上一些对共和与自由的误解，“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盖在政治机关，凡百执事，按级供职，必须纪律严明，然后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并奉告在座的军政人员：“在职为军人或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可。”

谈到他辞去临时大总统一事说：“仆此次辞职，外间颇谓仆

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种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

名言谠论，使在座听讲的人，为之倾倒。顿时掌声雷鸣，欢呼四起。

黎元洪亦即席致词，要求大家深切体会中山先生的训示。还说，湖北首义，如果各省不及时响应，武汉孤城，很难坚守，革命大局不堪设想！而全国各省之所以闻风响应，是由于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号秘密运动的影响。目前社会流言“革命军起，革命党销”，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励，谨防违背革命宗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不谋私利。不要辜负中山先生的告诫。

随后，宋子文为全体摄影，中山先生与黎副总统并肩合影。

会后黎元洪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中山先生及其随员一行。席间有人作歌，歌唱革命，歌唱中山先生。交通司司长石龙川即席奏乐，气氛欢乐、隆重。

下午三时，中山先生偕同胡汉民、汪兆铭、景耀月、程明超等随员，经南楼、官钱局出平湖门，纵览浩浩长江，遥望对江汉阳，兴致极好。这时拥挤在城头上、江岸边的群众频频鼓掌欢迎。中山先生循黄鹤矶山汉阳门进城，至黄鹤楼。正在拾级徐登的时候，演说团代表尹相、社会党代表冯斗，站在路旁迎迓。中山先生与他们合影于南皮楼前。接着应代表们的邀请，发表演说，先向在场的群众问好。他说，今天我到武昌城头，奥略楼下，交友谈心。确实感到宽慰！我自己流离海外，提倡革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遇过安逸，今年武昌首义，各省响应，才成立了中华民国，留此江山胜迹，我也得以归国，和大家一道畅游欢叙，

岂非平生的莫大幸福！

接着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已非满清专政时代。我们大家就应当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再不是满清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有主人翁思想，享国民权利，尽国民义务。再不应该有满清专制时代做老百姓的习惯，任听他们奴役、愚弄、宰割，仍然把从前的老百姓同现在的国民同等看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今后我们要尽国民天职，扫除做老百姓的故态。

中山先生还着重向大家说，现在的中华民国，是现在的国民革命创立的。倘若没有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没有第一等国民的思想，创立民国的伟大事业，岂能想象？我们既已凭藉第一等国民思想创立民国，更要以最大的热心、最大的毅力，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第一等民国。到那时，世界会公认我国国民为世界第一等国民。我国为第一等民国，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中山先生话未讲完偶感风寒咳嗽，就由胡汉民、汪兆铭相继演讲。景耀月、周志贞女士也接着讲话，景说，目前民国，譬如屋宇破后，修葺补漏，刻不容缓。周说，教育始于家庭，妇女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培养好小国民。

这时，黄鹤楼边，走道回廊，亭间花际，仕女如云，都在聚精会神，听奏时代的洪钟，彷彿已被警醒。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举着小旗，喧唱而过：“打满清，把普兴，守南京，到湖北，是福星，他说话，我爱听”。

夕阳返照，黄鹤楼披上了一袭金色晚霞。中山先生携二女、公子登楼，极目远望。下楼后至抱膝亭、吕祖阁，看“鹤”字碑和其他墨刻。既而黄昏月上，始乘余兴而归。

第三天

武汉商会等十五团体组成的欢迎团，派员具柬邀请中山先生

抵达汉口出席欢迎大会。

十一日上午十时，中山先生准备动身赴汉。牟鸿勋、李四光、熊继贞、李春芳、唐伯勋等来候，谈话中，中山先生就当前局势示以八大政纲：（一）搜罗人才。（二）建设议院。（三）订办选举。（四）绘制疆图。（五）研究官制。（六）改编军队。（七）厘定预算。（八）振兴利源。

接见谈话后，中山先生率领随员乘轮渡江至汉阳，聚元洪派鄂军第一师统领黎本廉航行护卫。登岸后视察汉阳兵工厂，在汉阳战役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所需机械设备，半数荡然，指示必须在两年内配齐齐全，迅速开工，所需经费五六百万，特为设法筹措。中山先生在巡视汉阳战线残迹时，缅怀先烈，甚感怆痛：

随即登轮向汉口五圣庙码头开去。欢迎团代表及汉口公署人员，早已肃立码头迎候。登岸乘马车经由存仁巷出后城至英租界。看汉口广大的商场，被清军烧成一片废墟，残垣断壁，触目惊心，十分眷念！沿途群众，伫立街头，举手挥巾，表达敬意！车队转沿河街，以抵熙春昌茶站。这是一个广东商人经营的茶站，厅堂宽敞，设备新颖，主人又是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人，对中山先生尤所崇敬。为欢迎团所选中的会场。

中山先生莅临会场，武汉欢迎团团员以及武汉各界代表业已济济一堂，欢迎会开始后，首由胡汉民报告中山先生的革命历史，并申述这次来鄂的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三是哀念流离，抚恤疮痍。

再由胡汉民请中山先生演说。

中山先生说：南昌首义，阳夏激战，同志们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推翻了满清王朝，种族平等的目的业已达到。现在各种团体纷纷成立，讲求自由，当然是大好事。但当建设的开头，必须注意两件大事，第一是政治，第二是言论。各种团体运用言论发

表意见，帮助政治改革实有必要。可是团体太多，力量分散，党派太多，意见分歧。对推进政治改革没有好处。像南京，像上海，纷纷扰扰，争论不已，因而很少能够真正为民国谋公利。我常想最好成立一个很大的民党，才能真正监督政府。我提倡革命，拟定分三步走：一民族平等业已完成。二政治改革，现在正在进行。三社会建设，还要等待未来。所以说要等待，实因政治障碍很多。而各团体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纠缠，怎能有力量帮助政府改革政治？恐怕长此以往，还会产生不良的恶果。至此，所述英美各国社会，因团体党派纷争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反复叮咛，务须引以为戒。今后应当联合各小团体、小党派组成为一个大党，使之成为监督政府的有效机关。又说：当前，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以为我功成身退。而不知我之所以辞职，实想和同志们一道在第三步中同找一个统一改进的办法。今天承同志们盛意欢迎，不胜感谢；也希望各个团体共同分析研究我的意见。

中山先生的讲演，到会的人自始至终肃立恭听，至关节处，则报以密集的爆竹般的掌声。

接着，孙武立起致词，重述中山先生讲话要旨。请各团体中有识之士，共同勉励。

会后叙餐，席间议论风生，女士们大谈其男女平权，女子参政。日暮酒阑，齐赴阳夏公产局，同拍一照，以留纪念。这里原为大清银行，是清军放火焚毁汉口时的倖存者。

第四天

同盟会为中山先生首创，一直被推戴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辛亥首义后，黎元洪也被推为协理。

四月十二日，是中山先生莅汉的第四日。同盟会湖北支部召开大会，欢迎总理孙中山先生，同时欢迎协理黎元洪。

会场假座于武昌湖南会馆，会场入口处，五色国旗、十八星

军旗交叉并列，二十面彩旗分植两旁。到会男女二千人，中山先生与黎元洪同时乘马车到达，欢迎会的总代表张道仁上前迎候。

十一时，大会开始，张道仁宣告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欢迎总理、协理大会意义，次由骆继汉致欢迎词。略谓，本会总理中山先生，冒险犯难，救国救民，二十年来，国内人民，莫不思一睹丰采。今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实现了以前的梦想，该是何等快慰！现在让我说出感情三种，用代万众欢呼：

一、武昌据长江上游，辛亥首义，革命成功，凭吊战迹，抚慰流亡，最符众望的唯有先生。过去见面只能在日本，在外国，寄人篱下，光复祖国后，今日临汉水，望龟山，登黄鹤楼，大好河山，又归我有，因地不同，感情是多么不同！

二、民国成立，先生功高不居，辞去总统职位，促进南北统一，胸襟高阔，举世无双。从前奔走海外，历尽艰苦，想到美国独立，无比羡慕。今日祖国已获独立自由，在这里恭听先生公开演讲，宣传革命真理。因时而异，我们又是多么快慰！

三、在上海，在南京，先生威望崇隆，万方敬仰，现为开国的第一人，以往飘零海外，开会欢迎先生的，不过我党三数几人。今日在这里，纵情歌唱，大开欢迎会，两两相较，寡众悬殊，又怎能不令我们思潮起伏！

武汉为辛亥革命后倡议的首都，当与美国华盛顿、法国巴黎并驾齐驱。

先生即将离汉，想必亦有所嘱咐，务使五族大同之政，万国和平之规，在此地生根开花，占全国之先。这就是会员们的心意。

中山先生即在会上演说：同志们今天开这样的大会，应该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所没有过的。我个人忝居总理，追随同志们之后，得到同志们的推许，形式且愧！至于五族大同之政，和平万国之规，个人学识有限，一时尚难谈到。

只是同盟会所标示的三民主义，需要提出来商讨，三民就是民

族、民权、民生。去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虽然共和政体，尚未组织完备。而民族、民权的革命目的，差不多达到十之八九了。只是民生问题，非常复杂，建设将要开始，阻碍就来了。还希会员同志们和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急起直追，务必达到目的而后已。

当然，急待解决的问题，又不止民生一事。北望中原，动乱不已，使人心忧如焚。而与存亡利害有最密切关系的，则是首都问题。

我个人以为国之有首都，就像树有根本，人有头目。根本不固，枝叶无所依；头目不安，手足无所措。所以说，首都问题，至为重要。目前研究这个问题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设在北京，有的主设南京，有的又想迁到武昌。还有的主设在上海。

先就北京说：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当时袁世凯唆使兵变，不肯南下就职，坚持建都北京，随时有叛变革命的危险；满清小朝廷蛰居紫禁城内故宫，也有策动复辟的可能——编者），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

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两地相较，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大家认真研究。还有人说，国家文明发达，要看海岸线长短，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辐辏繁华的上海。殊不知上海孤峙海隅，租界环立，

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淞、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首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目前建都北京，局势所迫，不得不权行迁就罢了。

这一番谠论，在座聆听的人，无不心醉神驰，欢呼万岁！

此时，黎元洪以同盟会协理身份，虚心自下，即致敬词，词中对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之功，极备推崇。对中山先生功高不居，解职下野深表敬仰。对中山先生来鄂巡视，甚感欣慰。

胡汉民、汪兆铭、景耀月和马伯援也相继讲话。胡向会员提出三事共勉：（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二）功成而不居，名归而实恐不副。（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汪希望会员勇挑重担，加强团结，统一政见，以达到实现三民主义的目的。景要求会员，为国为民，多服义务，不争权利。珍惜自由，严守法律，讲究服从。马提议重视普及教育。使人人知识发达。

大会开到红日西斜，台上台下，自始至终，情绪热烈高涨！

是夜，黎元洪在都督府举行盛大宴会，宴请中山先生及其随员，还邀请了同盟会湖北支部的一些主要成员。席上，中山先生对客倾谈，着重关怀四件大事：

外交——民国共和，略有头绪，但国际外交，相形见绌，应当好好研究，俟返粤后，即当亲赴欧美，到海牙，进行外交活动，研究、拟订新的条约，确保国权。

兵工——汉阳兵工厂，为国家军事的重要依靠，素来制造精良，成效卓著，必须恢复、扩充，将访晤华侨巨商，募招钜股，力争迅速开办。

商场——清军纵火，汉口市区被毁，损失严重，商业停，流通

阻滞。应由商会推派代表赴京，要求赔偿。还要电促中央政府，即为规划，帮助建设，恢复繁盛。

女学——湖北女界多才，应当注意培养，拟创设鄂州方言学堂，并嘱咐曾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的次女孙黎帮助办学，俟回粤小留，再行来鄂。

第五天

十三日，中山先生及其随员，乘轮赴上海。

启行前夕，致书武汉欢迎团各团体，表示谢意：“敬启者：文此次薄游武汉，得与我首义诸君子暨父老兄弟相见，无任荣幸！重承各界各团体，厚意欢迎，尤所感谢！时间稍留时日，得暇与从客讨论此后之建设问题。以粤事孔殷，计非旁迫，势难久延，拟先回粤一行，再谋相见。此次各界各团体诚切，盛意隆情，深此申谢。兹有亟柬相邀，以时间迫促，未获一一奉答者，有负期望，实为歉甚；尚希鉴谅为盼。兹定于明日首登，谨此布告，并申谢悃。”

又致书报界联合会：“报界联合会诸君大驾：文薄游武汉，备承报界诸公厚意欢迎，所以勉勉强期之者，至殷且切，曷胜感激！重承订约相会，文甚愿一聆诸君子之懿教，以匡所不逮。惟文解职时，广东已举代表前来述粤乱新定，清非待理，坚邀回粤一行，此后更函电交驰，敦促就道。文抵沪后，即拟买舟南旋，适奉黎副总统函约相见文于武汉首义之地，小憩已久，故中道来鄂，既得示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我鄂中父兄兄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战之辛劳，谋建设之端绪，诚知非数日间所能竣事，只愿以最短之时间，慰向来之渴想，其不尽之情，当待他日重来，再为详叙，想报界诸公，当不以匆匆见责也。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阀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望指导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

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愿以此为临别之赠言。临别神驰，肃此专候撰安！”

中山先生走了，轮船远去了，送行的人，依恋江天，久久不能自己！有个自称次刻子的少年，写过一首歌颂中山先生的歌，最后几句“……凡我敬爱藐天下，嗟亦伊耆亦有虞。行旌子子零流渚，威风自振舞自舞。我本儿童不深遥，但祝甘棠老始楚。”赤子之心，即在此歌惜别之辞吧！

(摘自《湖南图书馆藏武汉师范学院提供资料》)

小资料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由湖北省政府专门拨款兴建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已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在首义之地——武昌的起义公园胜利建成。纪念碑总高有十二米，碑座三块六米见方，碑顶呈弧形。碑身正面镌刻着中共党史博物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剑英亲笔题写的碑名：汉白玉大理石碑碑座，刻有“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六百字碑文。碑文记述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经过和伟大功绩。碑座左右刻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肖像。碑座东联抱着冰块，北倚龟山，坐拥鄂南，在一片青翠之中，巍然耸立，雄伟壮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湖北、武汉的革命党人，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影响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旗帜，高举义旗，奋勇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结束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开创了共和中华民族的新时代。武昌首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就其为了纪念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兴建的，它标志着武昌首义历史的一页，千古长流，永照人间！

辛亥十老忆“辛亥”

喻育之 刘心田 戴渐山 万业才 赵师梅
李学彬 郝楚材 黄松海 徐善清 范志鹏

编者按：

七十年前的辛亥武昌首义，是中华民族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风暴。

这次革命，以孙中山先生早年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君主统治，结束了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最先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新页。

回顾这段历史的艰辛缔造，我们由衷地缅怀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无数殚精竭力，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先烈。时光流逝，天地翻覆，当年亲身参与武昌首义的革命前驱，至今健存者，已是寥若晨星。因此，为了抢救这一时期的历史财富，我们满怀敬意地，遍访了武汉的十位辛亥革命老人，聆听老人们对当时亲身经历的忆述，并就其中各有侧重的史实情节，辑成一组资料刊出，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份献礼。这十位老人，年均九旬，或近百龄；而热诚爱国，激情不减当年；晚节可风，实在令人崇敬。

忆在武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喻 育 之



喻育之，一八八九年生，湖北黄陂人。武昌首义时，是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学兵，共进会员。首义后，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代理主委，解放前夕参加过武汉和平运动。解放后，任武汉市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常委至今。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革命家。我很荣幸地曾经从辛亥革命之后直到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北上谈判之前，多次见到中山先生，或听先生演讲，或当面接受教诲。距今虽已六、七十年，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辛亥武昌首义的当时，孙中山先生正为革命奔走海外，未能亲临其境。但这次起义决不是无源之水，实质上是在孙中山先生长期领导国民革命坚持奋斗，久经酝酿的条件下爆发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是这次起义的灵魂，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这次起义的行动纲领。而中山先生直接培育和联系的革命同志，则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于日本。湖北的留日学生，大多加入了同盟会组织，直接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培育。后

来，这批留学生先后回到湖北，有的建立秘密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有的创办报刊，传播革命思想；有的投笔从戎，从事兵运工作。

在武汉的革命组织，早期有吕大森、曹亚伯、朱子龙、田桐、孙武、张难先、宋教仁等组织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联系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等组织的“日知会”。

“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遭到破坏后，革命力量并没有被消灭，革命团体反而更加发展起来。如黄申芗、覃秉钧、戴洪炳、林兆栋等组织的“种族研究会”；贺公侠、黄元吉、曾省三、江炳灵、丁人杰、梁唯亚、汤寿煊等组织的“文学研究社”；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王宪章等组织的“将校研究团”；高尚志、陈孝芬、曾尚武等组织的“自治团”；任重远、李长龄、秦炳钧、王子英等组织的“军队同盟会”；杨王鹏、钟琦、邹毓林、张文选等组织的“群治学社”；胡祖舜、赵士龙、张振翩、罗一安、徐邦俊、刘国桢等组织的“益智社”；董天人、李岳嵩、高世杰、戴宗毅等组织的“武德自治社”；谢超武、杜武庠、涂吉祥等组织的“柳莹诗社”；谢石钦、郑江灝等组织的“德育会”；李春萱、费振华、李钦等组织的“数学研究馆”；马骥云、杨选青、陈人杰、冉雪峰等组织的“振武尊心会”；杜邦俊、张融、杨永康等组织的“义谱社”；邓汉鼎、李涛、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向海潜、秦培鑫、姚鸿圣、丁洪本等组织的“群英会”；席正铭、雷洪、易正柏、耿丹等组织的“竞存社”；黄汉光、陈佐黄等组织的“辅仁会”；陈国桢等组织的“忠汉团”等，真是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

这些革命团体，名称虽不相同，而其潜谋革命的目的则完全一致。因而有一人加入数团体者，亦有数团体合成一个团体的。

武汉两个规模最大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就是以上述各团体大部成员为骨干组成的。“共进会”主要成员有：刘

公、孙武、居正、刘英、彭楚藩、黄申芗、邓玉麟、杨洪胜、张振武、李春萱、蔡汉卿等。“文学社”主要成员有：蒋翊武、詹大悲、张廷辅、刘复基、胡瑛、王光章、查光佛、曹振武等。

我在辛亥起义前，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并加入了“共进会”，当时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者，有方兴、李西屏，喻义（育之）、王经武、胡联侨、闵燮卿、李南星等共百余人。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排满革命思想，以后进一步阅读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演讲记录和文章，开始树立了对革命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对孙中山先生无比敬爱的感情。

辛亥首义那天，我和测绘学堂的革命同学，参加了进占楚望台，控制中和门的战斗，随后又参与了拉锯似的阳夏之战。军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湖北测绘局，朱次璋为局长，我和范义侠、尚鸣鹤、李南星等为局员。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据随行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这次来武汉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即对于武汉革命军人的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武汉商人的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恤疮痍，即对于一般国民的感情。

四月十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三百人。我怀着万分崇拜和思慕孙中山先生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大会。

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谷钟秀、程明超等。

这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全神贯注地聆听中山先生的演说。